

第十八回 困園逾牆 完姻拒婿

詩曰：

西施原是捧心人，何故東施亦效顰。

妍醜不同誰辨別，風流看透假和真。

宣生聽見環珮叮噹，有兩個艷婢攙出一個奇形怪狀的佳人來，走到宣生面前，故意裊娜做出許多醜態。那喇叭喉嚨叫一聲：“相公，你想得奴好苦，今日纔來麼？再不來，奴的相思病要想死了奴也。”這一陣肉麻的話，把個宣生唬得魂不附體。大叫道：“青天白日，哪裏跑出來的活鬼？”說著就要向園外飛跑。哪知園門已被庸夫外面扣住，不得出來。正在著急，無艷見宣生跑去，邁開尺二的蓮鉤，如飛趕來，一把抓住宣生的後襟，叫聲：“宣郎呀！一個自己結髮妻子見面，並不親親熱熱說幾句知心話，反這等大呼小叫。癡心女子負心漢，你好狠心呀！”無艷一陣夾七夾八的話，宣生也不懂得，背著臉問道：“你這醜婦卻是何人？只管在此纏我則甚？”無艷道：“我是你妻子柯氏，你總認不得了？”宣生大吃一驚，暗想：“寶珠莫非又死了，今日出來顯魂的？”又問道：“你既是柯氏，叫什麼名字？我與你前後有多少變動的事情？說得明白，便是真的；不然，即是妖怪出現了。”無艷道：“奴與郎君前事多得很呢。哪裏記得！你若問奴的名字，卻叫無艷。奴與郎君自幼訂的親，天各一方，今日回來，少不得我父代奴擇日完姻。今日你我夫妻久旱逢甘雨，少不得在花園要與郎君試試新呢。”說著，搶一步便要來抱宣生。那丫鬟小春、細柳見姑娘熬不住的光景，站在一旁暗笑。宣生見他言語支離，說出他無艷名字，已知道認錯了門，撞見鬼，心中好不懊悔。又見他蒲扇巴掌來撲，唬得宣生用力將身一掙。掙斷衣服角，朝前飛跑。無艷不捨，隨後趕來。宣生大叫：“抱琴、醉瑟在哪裏？”哪知兩個書僮已被庸夫安排在門房裏呆坐等主人。只等到日中，不見主人出來，肚內餓得要死，只得進來找主人，又遇見庸夫說：“你主人已去多時了，你二人還在此等哪個？”說罷，庸夫已進內宅去了。抱琴、醉瑟大吃一驚道：“分明在裏頭未曾出來，如何說是已去了？”此刻二人肚中已餓，站在這裏也沒干，只得出了庸夫的大門，如飛回去報信不表。

且言宣生見無艷追來，東跑東趕，西跑西趕。花園門閉得緊緊的，又不能出去，心中好不著急。跑至一所秋千架下，他就心生一計，急急爬至太湖石，用力抓住架上的藤，挨到架上。架與牆齊，無艷望著宣生上了架子，他到底是個女子，終無這個力量上去，只望著架上叫聲：“宣郎，你怎把妻子視如陌路？還不下來麼！”宣生在上面見他生得一頭黃髮，轉戴些釵環首飾，後面拖著半個雁尾子，有半邊沒頭髮。臉如燒餅，盡是些大芝麻，堆了好些干面灑在上面。眼一大一小，紅眼邊，還有一個泥螺眼。兩道掃帚眉，風耳，鷹鼻，陷腮，火盆嘴，金牙，厚嘴唇，要算醜到沒處去了。他還在下面向宣生丟眉眼，裝出勾人的情態，宣生一見，又好笑，又好氣。你看這醜婦一定是枉死城中出來的，真令人害怕！還說這些無恥的厭話，這是實在受不得。諒他不能上來，我只不睬他。他過一會自然是要去的。想定主意，伏在上面假裝打盹，故作酣呼之聲。無艷在下面只是喊，只是叫，見宣生睡在上面，佯佯不睬，由不得心中大怒，倒豎掃帚眉，圓睜泥螺眼，張開火盆嘴，露出金牙齒，罵一聲：“不識抬舉的小畜生！奴好意有心於你，你反這等寡骨無情。真正氣煞老娘！你量我不能上架子拉你下來？你看那邊一張梯子，待我取了來，還爬不上去麼？”說罷，轉身就跑去取梯子。宣生聽說，這一唬，幾乎跌下架子來。暗想：“醜婦去取梯子，一定要爬上架子，又纏個不清了。無處脫身，這便處處？”看見架子離牆頭不遠，把衣裳一拎，順著架子上杉木，挨到牆頭，朝那東邊一望，見下面是個大院落，卷棚內坐著一位半老的婦人，在那裏指點丫鬟們紡紗。此刻，宣生要躲西園之難，也沒奈何，從牆上跳將下來。

那東園正是柯太僕的住宅，這就是甘氏夫人。自與女兒見面，骨肉團圓，心中已是喜歡，又見柯爺相待比前更加親厚，百病已除。回到故鄉，無事督率丫鬟們紡紗，預備女兒出嫁的粧奩。這日也是飯後在卷棚內督工，忽聽牆頭上一聲響亮，抬頭一看，見跳下一個人來，大叫：“家人們，快些出來捉賊！”這一聲喊，唬得宣生跪將過來道：“我不是賊呀！”夫人聽見這聲音好熟，抬頭一看，見是姨侄宣生，大吃一驚道：“你從何日出京？不到我這裏來，卻在那裏牆頭上跳過來，是何原故？”宣生見是柯家姨母，向前見禮。夫人分付看坐。坐定，丫鬟送茶。茶畢，柯夫人道：“你怎麼在東邊牆上跳過來？為甚的事？”宣生便把告假出京、奉旨還鄉祀祖完姻的話先說一遍，“今日特來私會姨母，問問畢姻怎麼辦法，然後再會姨丈，好訂吉期的。不知誤走到間壁這人家，撞見一位老者，與姨丈生得面貌無二，我卻誤認是太僕公。他將我誘進花園，閉了園門，又跑出一個奇醜女子，口稱是我妻子柯氏，又名叫無艷，一點廉恥全無，今日真正活見鬼了。被他追得沒奈何，做出許多醜態令人可厭，只得從太湖石上爬至秋千架，順著架兒跳過牆頭，纔到這邊來的。但不知西首住宅是何人家？”夫人明知是庸夫的女兒無艷在那裏作怪，不便細言，只回他一個：“日後自知。且講正事。你是一人出來的麼？”宣生道：“我是帶了兩個書僮跟隨，在那邊不知往哪裏去了。”夫人道：“少不得叫人過去，代你找來。此刻想必腹中餓了，酒席備不及為你接風，快取茶果來！”丫鬟答應自去。少刻端了來，又是一壺細茶，就在卷棚內擺下桌子，將六碟茶果放下，斟上香茶，送至面前。宣生一面吃著茶果，一面問夫人道：“姨丈可在府上？”夫人道：“今日絕早就帶了鳴玉往田上收租去了。你今日這等打扮不必會他。你是奉旨完姻的，諒你姨丈不能抗旨。我這裏辦了些粧奩，不成意思，你也不要笑話。你只管明日坐轎來拜姨丈，送吉期過來。媒人裴公又不在這裏，你家內又無人操辦，凡事省儉些，我這裏也不怪你。”宣生道：“承姨母美情，小侄感激不盡。”夫人笑道：“以後不要這等稱呼！”宣生笑道：“那個自然。”夫人便叫人過去，找宣生兩個書僮。那邊回說已去久了，不在這裏。夫人點頭。宣生知書僮必是回去報信，帶累家人不放心，吃了茶果，忙告辭起身。夫人打發家人備了轎子，送宣生回府。眾家人並書僮見主人回來，方纔放心。大家向前請安，問明主人在哪裏。宣生一面重賞柯府送來的家人、轎夫，打發回去，一面將誤認太僕、錯逢醜婦、困在園中，只得逾牆到了柯府、會見夫人的話說了一遍。大家聽說，俱笑個不住。此刻家人等俱稱宣生為老爺，不敢以公子相稱。

宣爺過了幾日，坐轎帶了家人到柯府去拜太僕，面稟其事。哪知柯爺因有前事在心，並不出來一會。只叫兒子鳴玉陪他到後面去見夫人。當著鳴玉，言明奉旨完姻之事，望乞轉達大人。鳴玉答應，夫人忙叫廚下備酒，款待一日，告辭回去。夫人與鳴玉等晚上向柯爺說宣府完姻之事，柯爺道：“我都不管，隨你們怎麼辦法！”夫人聽了，由不得肚內好笑。

按下柯府之事，再言宣爺回府，因想媒人裴公未來，又有一道旨意還要開讀，並學士一副官誥，是與媒人送過去的。想來想去，就想到地方官可以做得媒人，便托了建昌縣做了大媒，捧了旨意並官誥、迎娶日期到柯府。此刻柯爺正是聖旨下來的時候，

案跪接。聽縣官宣讀旨意上無非敕封柯寶珠為三品恭人，擇吉與宣學士成婚的話，柯爺謝恩，站起將聖旨請在家堂供奉。官誥、吉期及宣府禮物都收於後邊。一面賞賜行人酒飯喜包，一面致謝知縣，款待筵席，熱鬧一日。柯爺很不耐煩，這話不表。

單言學士宣爺見有了迎娶吉期，便叫家人收拾洞房，又僱了好些老媽大娘，伺候聽用。又去叫廚役，定戲班，制備學士的職事，家中張燈結彩，廳上擺列陳設一新。忙忙碌碌，也忙了十幾天。諸事已齊，到了吉期，也請了好些陳族遠親及左鄰右舍到來吃喜酒。閩城文武俱來道喜送禮，一概不收，留著吃酒、看戲，托了親友相陪。到了晚間，先是大媒建昌縣擺了執事到柯府後，即發動花轎，也是全班執事，十六個披紅家丁扶轎掌燈，外面三聲大炮，鼓樂細吹，一路迎到柯府。也是三聲大炮，將花轎抬到至中堂放下。那些俗禮不消細述。

且言寶珠已在燈下開了臉，梳粧已畢，穿了官誥。所有粧奩已於三日前鋪到宣府，如媚、如鉤兩個丫鬟仍命陪嫁過去。此刻母女分離，又免不得依依不捨，灑了幾點風流淚。外面鼓樂已催粧三次，要請新人上轎。女兒抱轎，俗例卻是尊翁，夫人叫丫鬟去請柯爺，柯爺不知去向。且看下文。

[返回 >> 聽月樓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